

# 最好的时光

## ——《巨大灵魂的战栗》代序

◎ 毛 尖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我们这群人一直一起做事，或者说，即使不一起做事，也习惯了彼此见面。

见面常常也没有特别要紧的话说，不过有罗岗、文尖在，总是热闹。罗岗说一句，文尖接一句，五十年夫妻做下来，也没他们那么知根知底。文尖大中午在大渡河路摔一跤，第一个电话打给罗岗，罗岗背心拖鞋赶到，哈哧哈哧把文尖背回家。我们这群人的关系，就类似，一摔跤，第一时间彼此通报。

外面世界沧海桑田，薛毅有时候咪口小酒说，要是我们把这些年吃吃喝喝务空务虚的时间用来买房炒房，现在也是有钱人了。没买房炒房，王老师还做房地产研究。这个，我们都觉得是扬短避长的活，酒酣耳热，也跟王老师争得大浪滔天。不过，穿过声名狼藉的城市回到家，扪心自问，也觉得，今天做文化研究，是良心。

这样就有了文化研究联合课程。两周一次，星期六下午和晚上。下午上文化研究理论课，晚上是经典作品选读。老师没工分，学生没学分，这不是80年代我们求学那阵，为了一个讲座去坐三小时的公车。互联网时代，学习可以足不出户解决。再加上，现代大学被迁得东东西西，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五六个大学的研究生博士生四面八方跑到华东师大听课，简直有点仗义，有些壮举，用毛主席《纪念白求恩》的句式，就是一个闵行学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山北路，听《百年孤独》，听川端康成，这是什么精神？

沮丧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疑问，这算什么精

神？课程开张之初，文尖摔坏脚还没完全好，拄了拐杖来上《表征》，如此半个学期。饭桌上我们笑他“身残志坚”，他骂一声妈的，说以后不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了，不过，第二学期第三学期，第四第五第六学期，他一直在上我们这看上去不是很有前程的联合课程。

有一次是下雨天，学生来得少，再加上因为教室没有办法固定，文科大楼上上，理科大楼上上，传媒系上上，外汉系上上，老师和学生都有了点凄惶感，课程结束的时候，大家飞快鸟兽散，炼红和我在光复西路上等车，不仅等不到一辆车，还被不断开过的车溅得一身泥，那一刻，我想起奥登的《美术馆》，既理解了这首诗为什么残酷，也理解了这首诗为什么又很温暖。

所以，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在文化研究联合课程里开一门看上去如此传统的经典作品选读，我会说，这是因为，当我们批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守住自己的体温。而经典，对于我们这群在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来说，是建立体温的一个途径，一种传统。比如，我们中间，倪伟温度比较低，但是讲到《局外人》，讲到默而索那“动人的冷漠”，他和妈妈的关系，和玛丽的关系，和塞莱斯特和萨拉玛诺的关系，他自己似乎也“向这个世界的冷漠敞开心扉”了。

经典选读至今已有二十讲，这一辑《巨大灵魂的战栗》里是十讲。你会发现，就像王老师上课和罗岗不一样，九篇讲稿也风格各异。王老师的两讲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现场感，段落之间还标

注了同学发言,这是王老师成为王老师的原因吧,因为我们其他人都对讲稿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如何用最明了的话说清楚最复杂的意思,如何用文化研究的方式来讲经典作品,我们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很多。不过,要说王老师的课讲得最好,薛毅咳嗽了。

好吧,现在颁最佳影片,薛毅的《战争与和平》名至实归。薛老师的个人魅力当然是因素,但是为了这三小时的课,薛毅备了整整一个暑假的课,却是最朴素的方法论。他从娜塔莎、尼古拉、索尼娅、保里斯一口气讲到杰尼索夫、安德烈、拿破仑、皮埃尔、库图佐夫,罗斯托夫,再加上申格拉本、奥斯特里茨、波罗迪诺这些战役,再加上托尔斯泰其他小说的人物,加上托尔斯泰同时代作家笔下的人物,再加上托尔斯泰评论界的大腕人物,薛老师气贯长虹天涯比邻讲下来,既飞花摘叶手,又降龙十八掌,气场之饱满,理科大楼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兼修的能力,薛毅的这堂课是一个例子。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文献意识,如果当时能拍成DV,或许还能送去参加纪录片节。

不过,这本书,就是我们自己的纪录片,说是青春烬余录也可以,说是最好的时光也可以。我们这拨人,像启立文尖,从大学时代就跟着王老师读书,都是王老师的学生,一直以来,我们自己也格外依恋这种学生身份。但事实上,一个世纪已经转身,我们也快成为中年人。很多责任砸过来,很多义务涌过来,如何在一个特别容易变成虚无或者犬儒的时代,继续践诺自己当年

踏上大学讲堂的理想,这是个问题。因此,重新拿起这些经典,对于我们自己,也是再出发。有一次,我从金沙江路回家,马路对面看到罗岗,他神情严肃,几乎有些严酷,哗啦啦二十年青春岁月流过,我突然意识到大家都曾经沧桑了。可是,每一次,坐在教室里,听罗岗讲小说,讲电影,讲理论,看他娃娃脸没变,大嗓门没变,讲起阮玲玉,他依然眼神温柔,我就会想,像我们这些至今试图把最好的东西拿给学生的人,其实,也像唱戏的需要脸谱,只有厕身伟大的文学传统,才能把最好的自己召唤出来,把最好的自己呈现出来。而且,也是在文学课堂里,我们获得最大的安全感,岁月不老,江湖有情。

我不完全了解每个学生的感受,但炼红和我,罗岗和文尖,都很珍惜地听了几乎所有的课。我喜欢看晓忠把平时的幽默收起来,特别郑重地问大家,嘉莉妹妹受“美德”引诱,有错吗?也喜欢小董用特别庄重的语调讲到卡夫卡生命中的一桩花絮。常常,上课开始的时候是一天中阳光最灿烂的时辰,课程结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黄昏的太阳投进教室,给每一个人勾一个轮廓,大家围坐在一起,听王老师讲契诃夫的《草原》,莫名其妙,我感觉特别幸福。是的,这就是我想象的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我理解的大学意义青春形状。而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最低也最高的纲领:希望这文学课堂成为生活的意志,成为修正生活的意志。

2011年5月

(《巨大灵魂的战栗》,上海书店出版社即出)

## 稿 约

《现代中文学刊》侧重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设有特稿、访谈、演讲、专辑、批评、学术随笔、书评、译文、史料、回应等栏目,欢迎海内外同仁惠稿。注意事项如下:

一、论文不超过两万字,书评和回应文字不超过一万字为宜(以上均含注释)。译文和史料字数不受限制。内容提要不超过三百字,关键词限三至七个,并附论文题目英译文。引用、注释务请核对无误。注释采用尾注,以1、2、3等标注,务请严格依照以下格式: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张旭东:《“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诠释学》,《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1期。

Theodor W. Adorno, "The Idea of Natural History", Tom Huh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dorn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03.

二、惠稿一式两份,电子稿以Word格式发至:xdzwxk@163.com;打印稿寄:200062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中文学刊》编辑部。

三、三个月后未接采用通知,可自行处理。本刊编辑部有权删改采用稿,不同意者请特别注明。请勿一稿多投。

四、惠稿请告知姓名、单位、电话和通讯地址,一经刊用,即致薄酬。